越南推展對外關係的徬徨

羅石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越共自一九五四年在河內開府，分得越南半壁河山以來，最長於推展對外關係，其赤色政權，不僅獲得共產國家集團支助，而自由國家亦以美國大力援助西貢自由政府而給北越嚴重的打擊，視為以強凌弱而寄予同情，連美國內部亦出現「反越戰」風潮，迫使華府不得不結束越戰，可見越南對外關係的推展，已深入敵對陣營。然而最近越南對外關係何以感到徬徨？不僅無法將自由國家對它的經貿封鎖壁壘拆除，連一向堅決支援它的蘇聯老大哥也和它發生齟齬，何以致之？影響及前途如何？都值得探究。

一、河內為何宣佈侵棉越軍提前撤離

今（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河內及金邊、永珍發表聯合公報，宣佈侵據高棉的越軍定於今年九月底前全部撤離——結束十年來的武裝進據。不過金邊政權總理洪森表明，如果信奉共產主義的「赤棉」掌權，越軍可能仍被召回。關於在棉撤兵的監督問題，越外長阮基石同意由國際擔任，並提出由波蘭、印度、加拿大及印尼等組成一個國際監督委員會，於撤軍後，且監督選舉。①

河內面對「東協」尋求政治解決高棉爭端的多方努力，以侵棉越軍必須全部撤離棉疆為首要關鍵，只承諾其撤軍的期間，須等到一九九〇年。在雅加達邀集的高棉作戰各方非正式會議席上，代表河內出席的阮基石都是如此表示。②若問越南何以突然自動宣佈，提前在今年九月底以前自高棉撤軍，一般都認為此乃受到蘇聯壓力，俾便戈巴契夫前往北平與鄧小平作高

註①　施君玉，「越南搶鬧宣佈九月前撤軍」，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縱橫談），二版。
註②　柳門，「越南因何拖延自東撤軍」，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三版，（巴黎航訊）。

峯會談，滿足中共所要求的結束越軍在高棉盤踞，實現雙方關係恢復正常。

其實這固然是促成河內在棉撤軍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端在於河內不得不藉此將國際間封鎖它的經貿壁壘予以掃除，俾便它推展對外關係——得到外國的資金與科技投注。越南的窮困是盡人皆知的，而保守派與務實派之爭，其所以迫使堅持中央集權遵循統制經濟政策的保守派元老，終於不得不自動下臺，將黨政大權交予強調改革的務實派掌理，便是由於面對國困民貧，只好採取窮則變的辦法。然而讓務實派接掌重權後，變亦不通。由阮文靈接任越共總書記以來，將政府各部會——尤其是財經主管人員，幾度走馬換將，並設立「對外經貿部」，任用一批曾受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在該委員會工作，以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阮夏安，爲負責推動經濟開放吸引外資科技投注的主管。③

若問何以迄未能達成經改目標？尤其是通貨膨脹與時俱增，原因雖多而複雜，但主要的，還是由於外資和科技裹足不前，而「聯合國」成員國家所議定的——以經貿封鎖越南制裁其出兵侵棉，俾迫使越軍全部撤離棉疆，方解除此項封鎖所使然。河內爲了拆除此項國際經貿封鎖壁壘，便只有將其侵踞高棉的部隊提前撤離，其目標又何止於爲了成全莫斯科和北平在峯會上可以恢復關係正常化。

二、美國是爭取建交的首要目標

河內企圖和華府建交，一般多認爲經由美國投下鉅大的軍經支援的西貢自由政府，既被河內出兵所席捲，而由季辛吉和黎德壽所訂結的「巴黎和平協定」，又被河內挾蘇援而片面撕毀，更沒有讓雙方建交的可能。對「巴黎協定」談判時美方所允諾的將畀予印支三邦的戰後復興援款共四十億美元，除明載於協定條文之外，④且曾由當時美總統尼克森表明於致越總理范文同私函之中，更由於此項和平協定已由越南片面撕毀，美方又豈肯履行諾言？可見河內企望與美國建交乃屬自我陶醉，至於復興援款，更屬畫餅充飢。

其實不然，當一九七五年河內高階領袖研議推翻巴黎協定，挾蘇援席捲西貢時，咸認爲美國對印支所企圖的，只在停戰後美國勢力仍可留駐於此，並不計較於經常發生政變的西貢政權是否存留，一旦南北越統一而止戰和平，再由河內與華府建交，讓美國勢力仍存於此，不僅戰後復興援款可以兌現，且讓越南在蘇聯和中共互爭雄長的情勢下，由於美國勢力的存在而

註③ 羅石圃，「評析越南經濟改革的動向」，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六卷十二期，民國七十六年九月，第六四～七二頁。

註④ 「巴黎停戰協定」，第廿一條。

得以平衡，讓越南在外交戰線上，可以遵循羅、南的獨立外策道途。至於此項構想是否出於一廂情願？從南北越統一後，美越即在巴黎從事建交談判，最後只剩下援款的名義問題——美國斷不能同意定名爲戰爭賠償款項，越南已表示可以讓步而名爲戰後復興美援。不料適值華府和北平宣佈建交，美國亦表示終止和越南的建交談判，顯示此乃中共從中作梗而使然。無怪乎越南在國困民貧情勢下，仍不願放棄爭取與美國建交的企圖。

一九八五年四月卅日，越南在胡志明市（西貢）舉行慶祝越戰勝利十週年紀念，在慶祝大會上，昔日切齒誓言決定將美國驅出越南的河內首腦黎德壽聲稱：「企望美國參加無先決條件的美越關係正常化會談」，更明白表示：「我相信如雙方都具有誠意，這些會談可產生積極效果……。」由於美國早已拒絕和越南建立外交關係，直至越南將侵棉部隊全部撤離棉境，並協助美國尋找越戰期間失踪的美國軍人。此即黎德壽所稱的談判美越建交的美方兩大前提。⑤

三、夢寐以求的與美國建交

河內領袖在越戰期間雖不斷聲言：必須把美國勢力驅出印支，繼後又片面撕毀與美國訂立的「巴黎和平協定」，揮軍席捲南越，但在南北越統一後即謀求和華府建交，除在巴黎從事美越建交談判之外，再從對河內馬首是瞻的永珍凱山政權，甘讓美國駐寮大使館留存，且不斷謀求將美寮外交關係升格，此乃表明河內以永珍作爲它和華府建交的橋樑。⑥

至於美國雷根政府所提出的和河內建交兩大前提，對高棉撤軍問題，雖因內外各方阻礙重重而無法立即履行；但對協助美方尋找越戰期間失踪士兵之下落的要求，則以行動表示了雙方合作。當美國和民間共同派員到越展開尋找工作時，河內即予以歡迎，並讓他們在越設立工作機構。尤其隨同而來越的美國工商企業界代表百餘人的訪問，更加視爲上賓接待。無怪一般人認爲此乃美越建交的前奏曲。⑦誰知美國使越南和它建交的期望，又告落空。

由於美國與北平建交之前，先在北平和華府設立雙方聯絡辦事處，河內所期盼的與美建交經過雙方努力既告落空，乃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企圖步此後塵。當一九八七年八月雷根總統派遣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維奇將軍訪越，受到越南官方的盛大歡迎。從越外長阮基石表明：「如果美方企圖在河內設立辦事處，越南在華府亦將跟進……。」在越南領導層的

註⑤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二版刊載「（路透社）胡志明市電」。

註⑥　Robert Kaylor 紐約時報供稿——新加坡南洋商報專載——『謀組「印支聯邦」越南計畫碰到困難』，一九八二年十月廿一日，廿八版。

註⑦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三版，「東盟支持在東八點建議促越從東撤軍」。

意念之中——尤其在務實派當權後，認爲美國工商界在激烈爭取亞洲市場時，斷不能忘情一度被他們視爲寵兒的越南市場，從越南只應允履行美方所標示的與越建交前提一半——願意協助美方尋找越戰期間失踪美軍，歡迎美國官方和民間所派之代表入越從事找尋工作，而隨同其代表們入越的工商界代表竟多達百餘人，即可想見他們熱衷於重開越南市場。

美國是民主自由國家，工商企業界可以左右政府外策趨向，因而認爲華府雖不敢不遵守「聯合國」大多數會員——以經貿封鎖越軍侵棉的決議，但大可促使美國工商界由下而上地將此壁壘予以拆除，自由世界乃以美國爲馬首，用此種「挖牆脚」方式如可拆除對越經貿封鎖壁壘，自可使其他國家工商企業界起而效尤。然而此項構想並未得到美方的有效反應，企業界既未將經技投注，對美越建交，始終堅持必須履行所開示的兩大前提。曾訪越的美總統特使維奇將軍強調他只談「人道」問題——尋找失踪美軍下落，不涉及美越建交，越方曾於上年十二月將美軍遺骸卅八具交回美方，但仍未換得美方對建交的任何反應。⑧

四、如何拆散「東協」與中共的反霸陣線

河內揮軍侵棉，中共襲圍魏救趙故技，不久即出動大軍攻擊越北，這在「東協」國家而言：不啻迫使侵棉越軍陷於兩面作戰而不敢繼續南侵，無怪「東協」國家受越軍侵棉震撼的士氣民心而大告振奮，不惜接納中共推行的國際統戰反霸陣營，相信北平所強調的——爲打擊大霸蘇聯，必先反擊越南小霸。在軍事戰線上「東協」雖不能出兵助陣，但在外交戰場上，此一區域組織則戰績輝煌，歷屆「聯大」所決議的以經貿封鎖越南俾迫使其侵棉軍隊全部撤離，便是由「東協」國家奔走呼籲而得來。

在中共與「東協」的反霸陣線形成南北兩面夾攻的越南，正如阮文靈所稱：中共對越南的政策目標——乃採取包圍使越南孤立，並誘使其從事戰爭以消耗國力……。」⑨「東協」被納入北平的反霸陣營，便是北平包圍河內的戰線擴張，尤其是國際間所豎立的經貿封鎖壁壘，使與越南唇齒相依一向經貿往來密切的東南亞國家，突然斷絕經貿關係，使越南受到相當沉重的壓力。照理，「東協」國家最著重的，在迫使侵棉越軍全部撤離，當河內伙同金邊、永珍聯合聲明：在棉越軍決定提前於今年九月底以前，全數撤出，「東協」國家應該迅即與越南恢復經貿往來，俾滿足急需開擴國外市場的企業家要求。

註⑧ 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三版。

註⑨ 羅石圃，「評析越南經濟改革的動向」，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六卷，十二期，民國七十六年九月，第六四～七二頁。

然而「東協」各國對此所表現的態度，只是保守的樂觀，認爲河內所作的撤軍聲言，須從實際情形方可證實。從以商業立國的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商人投資越南，並限定已經投資者迅即撤出即可窺知大端。⑩連泰國總理察猜也表明將使印支地區由殺戮戰場變爲商場。在得悉侵棉越軍定於今年九月撤離後，對河內和金邊都有官方往來，華府國務院官員即向曼谷敦促——泰國應遵循「東協」孤立金邊政策以維護「東協」的團結。⑪可見河內企圖拆散「東協」和中共聯合的反霸陣線顯已落空。須知「東協」之所以和中共聯合反霸，固然是由於北平出兵攻擊越北，迫使河內因後顧之憂而不敢繼續南侵，實際上乃由美國從中促成，從尼周「上海公報」中既有共同反對霸權的明文，而越軍侵棉的當時，由泰總理代表「東協」訪美求援，卡特總統即向他透露正在訪美的鄧小平已有反制河內侵棉對策，更顯示「東協」繼後與中共聯手反霸乃經由美國促成。⑫

河內企圖拆散「東協」和中共的聯手反霸陣線，必須從美越關係正常化開端，而華府對河內所表明的在棉提前撤軍雖表歡迎，但斷不能同意以波蘭、印度、加拿大等組成監督撤軍的國際監委會，及排除「赤棉」參加聯合政府。且看在巴黎高棉問題國際會議，河內能否如美國之企望？否則便無法得到美國及其盟邦建交和經貿往來。

五、如何溶解日商對越的冷凍

在河內揮軍侵棉以前，日本是越南的經貿伙伴，每年雙方的貿易額約二億美元，至一九七八年，由於越軍侵棉，導致「聯大」決議以經貿封鎖制裁越南，日本便不能不加入封鎖壁壘，須等待越軍全部撤離棉境方可將此壁壘拆除，但自越南經改派上臺後，日本工商界又悄悄地與越南貿易往來，一些日本大公司，紛紛派團赴越秘密甚至公開活動——且有十八家大公司在胡志明市舉行商展，使其商品在南北越銷售量顯著增加。一家日本銀行，且允許延長越方二億美元債務償還期。

日本「岩井公司」代表團訪越，得到河內官方接見，簽訂協議：由其協助越方發展農漁業及探採石油，並聯合「伊藤公司」購買蘇越開採的原油，運赴新加坡提煉後再予出售。且獲准在胡志明市及河內設立商務辦事處，以致引起「東協」國家強烈抗議，認爲這些無異是鼓勵越軍長期侵佔高棉。⑬日本政府對此不敢漠視，繼後日商對爭取越南市場的熱潮突然冷却，顯然是由於這些壓力所使然。

註⑩　「新政府禁商人投資越南」——**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三版。

註⑪　「美促泰孤立金邊政權」。**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十一版，刊載（法新社）華府十日電。

註⑫　羅石圃，「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註⑬　李學明，「日越經貿合作激怒東盟」，**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二版專欄。

就日本工商業的發達而言，在經貿伸展上可謂無孔不入，其工商業者又豈肯長期拋棄臥榻之側的越南？因此河內對日本爭取開拓經貿外交關係，更是無微不至，例如本年元月中旬，越南官方新聞社報導：越政府已開釋了因安全理由而被捕多年的一名日裔越人吉田，並獲准回返日本，他是一九六六年前往西貢一座寺廟中擔任僧侶的。河內的日本使館對此非常歡迎。⑭至今年五月，日外務省派遣前任大使赴越談判改善日越關係。雖一再強調並非日官方代表，及會晤越外長阮基石等的談判情形如何未見披露，可見河內對日本開展關係的努力已得到了回應。⑮

若問日本對河內宣布在高棉提前撤軍後，是否迅即以經技注入越南？雖然「東協」國家對此持保留的樂觀態度，美國也要等待河內以實情證明，但最重要的，還是北平對此的態度。照理，這一時期，正值中共爆發天安門屠殺要求民主學生後，中共在國際聲望低落而遭到輿論制裁，日本對越應不受北平的影響，然而東京志在向蘇聯收回北方四島，唯恐中共偏向蘇聯而斷不願為此而開罪北平。因此，越南如何與中共恢復關係正常化？乃為日越增進關係的關鍵。

六、河內與北平重拾舊歡道阻且長

越共乃由中共竭力扶持而成，但越共對中共則是愛懼交織，據一位英國教師在北越赤化後留居多年，至返英後形容越共對中蘇共的心理及態度，指出越共對外國人若有中共站在其背後，則敢於抬頭挺胸，但難免後顧之憂，假如再有蘇聯人在其左右，即毫無顧慮，這便說明了越共藉莫斯科而反北平的來由。當抗法戰爭進至奠邊府會戰前夕，由於當時越共深感兵員不足，而中共應允出兵入越參戰，並陳列了三個軍於滇桂及海南島，只等待越共邀請函到達，即可進入越南。

當時親北平的越共總書記長征，在政治局會議席上，以「共產黨無國界」為題發表講演，力主去函邀請中共派兵入越，俾在會戰中趕走法軍，不料他講演剛告結束，國防部長武元甲迅即對此堅決反對，指出大家須勿忘越南作過中國藩屬數千年，中國勢力退出越南，並非有意讓越南獨立，乃由於被法軍擊敗而使然。今日越南為驅逐法國殖民者而作戰，要求中共出兵入越參加戰爭，雖相信目的可以達成，但預料北平統治者的嘴臉，會比巴黎殖民者尤為醜惡，這對越南而言，豈非引虎驅狼？

武元甲的這一席話，既使長征啞口無言，而主持會議的胡志明，更黯然神傷地把去函邀請中共入越參戰一案擱置而討論

註⑭「越南展開外交攻勢——歸還美軍遺體釋日裔越人」。臺北，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元月十三日，十一版。

註⑮「日派遣前大使赴河內開談判」，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二版。

其他問題。不過中共陳列於越邊的大軍，雖未達到受邀請入越的企圖，但當時的越共爲了奠邊府會戰兵員不足，仍不能不讓中共部隊諸如砲、工、通訊兵，分別以營團級入越，置於越軍總部統轄下而參戰，始得到奠邊府會戰的大捷，迫使法國不得不退出印支三邦。⑯從日內瓦印支和會使越共於法國宣佈退出印支三邦後控制北越來看，蘇聯在檢討此一勝利時的結論，表明此乃由於它逼迫帝國主義者不得不自動撤退而使然。此不但讓越南得到了和平解放的成果，也讓中共卸下了戰爭的包袱。⑰可見中共對越南驅法戰爭所付出的代價，連莫斯科也早已承認。

對長達十年的越戰，河內以不能生產械彈的國家而所以能夠抗拒美國的嚇阻戰爭，自然是由於取得中蘇共的軍援。就亞倫・懷丁所著——「中共對嚇阻武力的評估」，取材於美方在越時的情報資料，認爲中共對越軍援助，比蘇聯援助貢獻較多，惟河內發表的白皮書，則譴責中共背信忘義，抹煞了北平對越戰的大力支援。至上年十一月，河內繼刪除其憲法序言中有關中共出兵攻入越北文字之外，又邀集美越學者專家開「越戰研討會」。對中共所畀予越戰的援助，河內不得不承認記憶猶新的實事，乃發表了對中共感恩戴德的聲明，俾便要求與北平的關係恢復正常。⑱

近年來越南對中共可謂頻送秋波，企圖使雙方關係重修舊好，眞是煞費苦心，除表明以感恩戴德對北平支援越戰而外，且停止反中共的廣播，改播增進雙方友誼節目，⑲及呼籲蘇聯從中調解河內與北平的糾紛。不過中共方面對此却沒有反應，只有李鵬在訪澳洲時透露高棉問題解決，中共和越南關係方可改善。河內副外長丁儒廉兩度訪問北平，所談判的雖以此爲雙方恢復舊誼的關鍵，但北平所透露的並不如河內的樂觀。再加上四月間越船開火殺害中國大陸漁民，及越南國會通過將「南沙羣島」劃入其慶和省版圖，使中共大爲惱怒。爲爭此羣島主權，中共曾不惜勞師動衆以驅逐越南侵入船隻，而河內又斷不肯放棄此一石油蘊藏豐富的島礁。在上年爲此而爆發戰爭時，河內滿以爲蘇聯由於與越訂有共同開採此處石油合約，將以其駐金蘭灣的龐大艦隊助威，但莫斯科則袖手旁觀。⑳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又是高棉和平問題之外的中越共重修舊好的難題。

七、法國對越南的感慨與戒心

曾經作過越南長期宗主國的法蘭西，近年來對推展經貿無不是恐後爭先，但面對越南經改派上臺後，竭力呼籲自由國家

註⑯ 霍尼JP博士，北越內幕，香港燐火社譯行。
註⑰ 黎世芬，「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四卷，第六期。民國五十五年，三月。
註⑱ 亞倫・懷丁，「擺脫歷史恩怨，中越共關係出現轉機」，林彩華，詹怡宣譯，中國時報（臺北）。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十一版。
註⑲ 『越南停止反「華」廣播』。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元月一日。
註⑳ 同註⑱。

輸入經貿科技，已使許多國家工商企業者紛紛前來，正如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於接待巴黎所派遣的——法語國家部長——法蘭西學院院士阿蘭・德科官式訪河內時，問他：「法國何事如此姍姍來遲？」費加羅報於記述這次訪越之行時，其標題爲：「在越南，人們仍講法語，但是……。」在標題背後，彷彿透露著一聲聲嘆惜——法語勢力強盛與否？關係著法蘭西地位的強弱。

最近以來，法國輿論對於他們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諸方面重新進入印支半島，愈來愈迫切焦慮，終於法國不能坐以等待，遂有外交部長羅朗・杜馬出面爲解決高棉問題而在巴黎召開國際會議。這使法國決定重在印支半島佔據一席地位而扮演積極的角色。**方位雜誌**指出：越南擁有六千五百萬消費人口——廿世紀末，甚至會躍升到九千萬，一九八八年元旦頒佈了第一個投資法後，日本、澳洲、西德、瑞典各國商人都紛紛湧入。然而越南白白作了兩個世紀的法語系國家，至阿蘭、德科部長訪越，中年以上的越南知識份子，畢竟是法式教育薰陶而成，對法蘭西文化深深眷戀，一位前政府的部長說：「我們那一代，全都通曉法國語文……。」法國部長見到了范文同，彷若從歷史書卷中走出來，多出了一點哲學之氣，雖然英雄氣概已被消磨。他說：「法文應該在兩國之間傳遞科學和友誼。」另一位自稱變成和平將軍的武元甲，同樣能操一口流利法語，河內外長副外長和法國貴賓會談，全部法語對白無須翻譯，但有一次越外長湊向法國部長耳邊悄悄私語說：「我是我們家族最後通法語的，我們的孩子都學英語了……。」

作者接著指出：「越南年輕一代學習一門外語，大都是爲經商謀生，誰還風雅地追求『雨果』詩韻之美？無怪越南中學裏，只有百分之三點五學生學法文，電視臺的外語教學節目，除了英語便是俄語，到五、六十歲的一輩人相繼凋謝後，這個宗主國的優美語文，還有誰『春來還發舊時花』？」維護法國民族利益，維繫和擴大法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是密特朗第二次總統任期外策的總趨向。他可不願在自己任內無視於法國的最後一點痕跡永遠湮沒於這片蕉風椰雨之地……。而莫斯科却熱情地大力擴展其勢力並開拓成戰場。

密特朗於親自派遣法語系國家部長訪越後，接著又有農業部長慷慨地贈送五十億法郎大禮，外加簽署一連串合作協議書。上年十二月底起，兩家法越合資經營的企業問世——一間是「集裝箱廠」、一間是「煉油廠」。在此種情形下，河內表示不願在巴黎召開高棉問題國際和平會議，雖然未能扭轉大勢所趨，但對密特朗政府援越一片熱忱，豈是投桃報李之道？可見巴黎會議縱使能夠讓高棉和平，但對法國援越熱忱則澆上一盆冷水。誠然河內最需的外援在於外商的經技投注，然而法國工商企業者，對越人能否守信？則都有警戒之心。

法國投資者熟知越人欠債不還，拖欠付款……種種前科。一九八一年，兩國政府本已簽訂了一項商業協定，可是越方進口了法國企業許多物資，而未付錢。巴黎動了肝火，援越款項再也不給，法國航空公司，也因河內政府拖欠票價太多，從一

九八九年二月底開始，決定減少飛胡志明市班次，且縮減胡志明市飛法旅客機位。**世界報**反應民意，指出對越投資貿易，「法國公司萬分謹慎」。㉑

法國輿論對於越南是否值得投資之問題，**世界報**認爲「越南開放是不可逆轉的」。**費加羅報**說：起碼要有馬歇爾計畫幫助它十年，外加一套完整的行政、技術、職業化班子，才能保證越南經濟起飛。**解放報**則引述一位法國官員的結論：「越南不是黃金國，門一打開，河內便會玩弄權術，挑動你們互相競爭，而它却擇肥而噬……」。㉒如何針對法國人的戒心及當政者對越南的企圖而恢復雙方舊誼？這是河內當政者的課題。

八、蘇越之間齟齬何以消除

蘇聯和越南由於訂有友好條約及使河內參加「東歐國家經互會」，形成莫斯科對河內的撐腰已經不在幕後，來自蘇聯的軍經援助源源入越。蘇方言論既十分友好，越南對此老大哥更處處表示感恩心情，如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間，河內所公佈的資料文件坦承其獲得的蘇聯經援——從日用品到工業設備與科技援助，幾乎無所不包，爲數龐大；而在蘇聯留學及受訓的越南青年，更多達十餘萬人，㉓其感恩心情，躍然可見。

然而近年來蘇越雙方言論都一反往常，莫斯科與河內時生齟齬，先是責怪越南蹧蹋援助，揚言要作改變，其後爲了蘇聯向中共尋求關係正常化，對越軍撤出高棉的壓力逐漸增加。上年蘇聯又公開提議以蘇艦退出金蘭灣，交換美軍退出菲基地，如果蘇聯眞的從金蘭灣退出，越南在莫斯科心目中還有什麼價值？河內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表面化了，而對蘇方指摘越南蹧蹋援助，越方反過來說蘇聯產品和援助十分差勁。去年十一月廿八日越南**人民軍隊報**公開抱怨說：到蘇聯去的越南勞工，不得不從事特別辛苦的工作——甚至同勞改犯爲伍、工資却只及去中東者的十分之一或更少，河內還惱怒地提醒莫斯科——金蘭灣是越南的地方，不該由蘇聯用以和美國作交易。

一位美國教授說：「越南不知該如何對待戈巴契夫才好，他有自己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爲得到順利的解決，對越南的要求，認爲你必須百分之一百的支持他，否則便是反對他。」㉔從越南搶在戈、鄧峯會之前宣佈在高棉提前撤軍可知，河內

註㉑　高潔，「越南是法國人眼中的鷄肋」，**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第三版，巴黎通訊。
註㉒　高潔，「越南果眞值得投資嗎？」**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三版，巴黎航信。
註㉓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二版，刊載（法新社）河內電。
註㉔　余閑，「越南的新思維」，**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七日，五版（論壇）。

如此迎合莫斯科意旨，能否將蘇越的齟齬消除？誰也不敢作答。

九、結　論

河內對國際關係的推展，首先著眼的，是必須將國際間對它的經貿封鎖予以拆除，其關鍵又繫於侵棉越軍的全部撤離。河內在宣佈提前於今年九月末完全撤回侵棉部隊後，何以尚未贏得各國拆除對其經貿封鎖壁壘呢？主因是各國須視越南撤軍是否乾淨俐落而不拖泥帶水。例如盛傳侵棉越軍在撤退前已有大批兵員滲入金邊部隊，及其在巴黎和會和以前，一直堅持未來的高棉臨時聯合政府，須將「赤棉」排除，俾讓金邊政權居於優勢地位。另一方面，越南大力支持金邊政權，乃是爲了維繫「印支聯邦」構想，不至由於高棉新政府成立而落空。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十日脫稿）

*　*　*